

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海光叢書第一輯

海光叢書第一輯

宋春舫 蔡南橋主編

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海光月刊社編

四社出版部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

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每冊實價四角

外埠寄費酌加

編輯人

宋春舫 蔡南橋

發行人

張竹平

發行所

時事新報 大陸報 合組
大晚報 申時電訊社
四社出版部

印刷所

人文印書館

門市部

時事新報館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海光叢書序

民國二十一年秋，陳光甫先生囑予編輯海光月刊；海光月刊者，上海銀行同人業餘之暇，或就讀書所見，或本經歷所得，隨意寫錄，期相切磋者也。予因約蔡南橋先生共主其事，閱時稍久，積稿盈案，其中以關於銀行金融之文爲多，間亦論時事，譚文藝，既以一行爲限，故非外人所見。敝帚自珍，棄之可惜，爰商張竹平先生，約四社出版部爲印單帙問世，雖性質不一，立論互異，而芟繁汰濫，擇別仍嚴，題曰海光叢書，志成書之由也。四社戈實權先生亦助校閱，例得並書。

二十三年夏，宋春勛。

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目次

世界經濟恐慌中的幾個困難問題·····	宋春蔚	1
未來之世界戰爭及其經濟結果的預測·····	宋春妨	10
技治主義·····	宋春妨	18
再論技治主義·····	陳湘濤	113
玩把戲中的美國·····	章植	11
畢德門白銀協定之觀察·····	章植	14
一封書·····	資耀華	19
統制經濟的ABC·····	輝	26

一片統制經濟聲·····	譚	九
銀行集中管理之成效·····	鄭健華	八二
銀行採用科學分析法之效驗·····	鄭健華	八六
銀行營業之分析觀察法·····	錢成新	一〇三
信用分析之研究·····	朱繼珊	一三三
近兩年來我國物價的趨勢·····	章植	一三三
中國銀行業的危機·····	鄭人傑	一四〇
平穩經濟改造的根本問題·····	陳光甫	一五九

海光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

世界經濟恐慌中的幾個困難問題

宋春舫

最近全世界都鬧着『不景氣』三個字。我們急急要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四年以前，就是大戰以後的第十年，大家歡欣鼓舞，以為大戰的創痕已經平復，離着繁榮時期不遠了，尤其是在美國，大家都抱着樂觀態度；現在看來，他們的樂觀，實是過早了。至於當時歐洲的經濟情形，也覺得十二分的活潑，不料在這四年之間，土崩瓦解，一敗塗地，竟打破了這表面上樂觀的迷夢。繁榮時期，不是自己會來的；經濟基礎，也不是一時可以奠定的；要解除各國現時所處地位的困難，先得把經濟組織的每個部份——國家的或國際的——重新驗視一下。

全世界的不景氣，斷不會自然而然的減退下去，人們還得到處努力去研究。已有的經濟學

說和經濟政策，我們再不能毫無疑問的奉爲金科玉律，最高限度，牠們祇能作爲我們帶歷史性的一種參攷工具罷了。

歐洲大戰以來的經濟史，經過了四個很明顯的時期：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是個物價上升時期。那時各國正忙着彌補戰後物質上的毀損，除了消費者的需要以外，最急迫的便是生產上的新工具。可惜這個現象，是曇花一現的。各國財政家剛剛吞了一粒『定心丸』，想做番整理工夫，情勢早不由自主的轉變了。最初人們痛定思痛以後，物質上的需要似乎很大，其實當初買了貨物，付不出錢，並不是不肯還，簡直沒有方法可還。大戰破壞了全世界的金融組織，有幾個國家，天天鬧着飢荒；也有幾個國家，有了生產工具而不能利用的。失業人數，飛一般的增加，同時物價却一落千丈。這便是第二個時期的開始，是個失望時期。德國和法國總算勉強掙扎了一下，但是在金融上和工業上，各個國家都緊縮下來。所以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四年，人們所見的世界，並不較戰前好了些，反正剩下許多不曾解決的問題，急待解決。

一九二四年以後，這是第三個時期，多數國家，又慢慢地跳出了這個陷阱。國際聯盟所主持

的幾個大運動，居然成功。各國迅速地應用新發明方法增加了生產上的效率，無論在工業或農業方面，都因節省人工而減低了生產成本，於是『合理化』新術語，便應時而生，來作爲這種經濟上新組織的名稱。『合理化』這句話，本不單指機械技術上的進步，同時並把工業全部組織，改爲合作單位，限制個別競爭。用了這個方法，然後可以充分利用新機械，新技術——生產的標準化，把生產能力，提到最高限度；工廠的專門化，省却個別競爭中的浪費。德國就用這個方法來補救他戰後破碎的工業。歐美以至於全世界，也完全往這條路上走去。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一時充滿了新希望，新生命，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出來否認這是個復興時期。

然而在那幾年中間，各國也自有各個特殊的困難，例如英國，失業問題依舊不會解決，尤其在出口工業中，尤其在一九二五年恢復了金本位以後。要知道恢復金本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物價高，工資高，在在使英國不能在海外和他國競爭；新興國家工業上的發展，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形勢；歐洲更有高的關稅，真是壁壘森嚴；在這種情狀之下，英國雖恢復了金本位，却不敢自信有恢復戰前盛況之可能。在美國也早就覺得農業社會購買力的減退，鄉民不斷地由農村遷移

到都市中來。工業上生產力的增添，反而減少了勞工的需要。『合理化』可以節省勞力，工人自然無工可作。在理早該限制生產了，然而美國却絲毫不曾注意到這些危險的暗示，只是勇往直前地做去，從極端自信，而至於完全失望。

果然，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復興時期，在美國的銀行街上，暴露了牠的弱點。美國一九二九年秋季的大恐慌，逐漸蔓延到各國。一九三〇年秋夏之交，美國已有難以收拾之勢，一到年底，全世界的經濟基礎，全在那裏動搖。這便是第四個時期，經濟恐慌時期的開端了。

以上簡略地敘述戰後幾個經濟上的大變動。我們所要問的，乃是怎樣去分析這些現象？裏面究竟包含着那幾個重要問題？

人類經濟上的活動，其實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增進人類的快樂。沒有這個目標，經濟活動，便沒有意思。有人或者要說：經濟活動，在『求最大的財富生產力』。這一句話，應得修改一下。第一，也許人們愛物質上的財產，不如愛精神上之閒適；第二，更不該把製造物質財富時候的環境，一概抹煞不提。工作的本身是善的，人們沒有工作，自然是很可憐。可是有些工作，確是無趣味

的，甚至於使人們感覺到極端的痛苦，所以經濟組織，不當僅以製造財富爲能事，同時也當注意製造財富時候的環境，總得比較快樂一些，而不是僅僅只有疲勞，厭惡，與嚴酷的束縛；否則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們從三方面去觀察現代的經濟組織：現代經濟的組織，究竟能不能供給人們所需要的充分生產力？有沒有給人們以相當的閒暇？不論其爲工作，爲閒暇，究竟增進了人們的快樂沒有？

在一般人看來，以爲定要在獲得物質上的需要以後，才可以講到閒暇。這一說是完全不確的。西方人常常批評東方人懶惰，不像他們的努力。可是現代的西方人，也不像上一代的勤奮。十九世紀是個工業革命時期，唯一的教訓在工作，給予人們種種的訓練，以求其適合於機械的工作。現代却不然了，在工業化的國家中，工人們處處要求着享受閒暇的機會——要求着短的工作時期。十九世紀做着十小時一天，一降而爲九小時，再降而爲八小時，八小時的工作，現在已經成爲天經地義了。以後也許要求更優逸的待遇——七小時，甚至於六小時，當然在適宜的經

濟制度以下，只要人們生產能力不減低，也許竟會有實現的一天。

工作時間長短的規定，並不是測驗工作成績最好的方法。工作的努力不努力，不定在時間的長短。用機械來製造，原有兩種相反的結果：在一方面，機械替代了人力，凡是從前用手的，現在都用機械了，並且可以做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這是機械的唯一長處。在另一方面，機械增高了生產的速度，管理機器的人們，實在趕不上。近來『合理化』運動的生產速度，尤為可驚。在從前手工時代，人們只是按件做工，工作快慢，可以自主，和雇主利益沒有多大關係。有了機械，就不能那麼自由了，機器是件值錢的東西，所以機器的主人，定要十足地去利用，以求掙回他的資本。機械十足開動，管理機器的工人，也得跟着趕上去，所以工作快慢，不由工人自己作主，須由機器速度作主。並且在十九世紀以後，工資一天增高一天，要出品便宜，自然不能不增高工作速度。美國的工資最高，所以機械化更快，於是有工團的組織，以求限制無情機器和血肉之軀競賽速度。請看美國福特汽車廠，工人們那有自主的能力，工人們趕不上機器，只有出去，另尋生路，因為全廠都在緊張之中，一個工人的懈怠，足以影響全廠。要得到這樣的工人，自然不能不出高的工資。

所謂高的工資，用鐘點來計算，固然很高；和工作的緊張相比，却又未必盡然。而且這樣緊張的工作，也只有年輕的人才能去做，工人過了四十以後，再也經不起這樣的勞苦。這個年齡問題，從施行『合理化』的國家，像德國和英國的失業表中，便可以看出來了。所以在工廠設計方面，如何可以減輕人們緊張的痛苦，是個尙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工人們現在正要求着閒適，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運動上娛樂上的種種便利。這些要求並不定是希望怠惰的結果，却是一種對於『非經濟』的價值的新認識。價值既須重新估定，我們現有的經濟組織和工廠管理方法，自然也當改換。在這裏，有人要跟着問：這個價值上的改變，對於世界，究竟好不好？我們的答案是：凡能增加人們的快樂，當然好的。然而也有人出來反對，以爲這是得不償失，徒然減削了人們努力工作的原動力。所以一方面，資本主義者想在這減少工作時間的範圍內，督率着工人們，去努力工作，補救一切損失；而其他方面，共產主義信徒，想另尋一種替代的原動力——團體的原動力，使工人們努力地工作。

其實世界生產能力，並不因工作時間的減少而減少。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的恐慌

時期以前，世界生產總額增加得很快。據國際聯盟的統計：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世界上食品原料之生產額，增高了百分之十七，而人口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產額又增了百分之十一，人口增了百分之四。這單就食品原料而言，製造物品，比較上不易計算，但從情理上推測起來，應該比食品原料更快。因為生產技術上進步，既然減少了煤和原料的消耗，其餘浪費，當然也都減至最低限度，那末，製造物品焉得不增呢？

試看各國工業生產指數，更可以證明這一句話是不錯的。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加拿大增高了百分之五十四，波蘭百分之三十八，法國百分之三十，英國最少也有百分之十三，便是蘇俄，從最低的水平線上，也增加了一倍。

但是只見生產之增加，而不見工人人數之增加。各國工人的生產能力，自然比前高多了，據英國的正式調查，每個工人的生產力，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增高了百分之十一；美國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增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失業工人，反見其多。所以如果不顧市場有無的話，集科學專家於生產之一途，在短時期中，生產定可再加一倍。除了東方諸國外，各工業國可

以利用着科學上的發明，去改良生產，增加生產。然而困難不在生產之不增，而在生產之過剩；不在技術之不精，而在市場之有無，這正是難題的中心。

我們如果能解決上述的難題，那末，世界『不景氣』的現象，可以消滅；人類快樂，可以增加。但是……談何容易！

（二十二年十二月）

未來之世界戰爭及其經濟結果的預測

宋春舫

本年四月十三日，上海字林西報倫敦通訊裏而說：『倫敦社會上一般人，因戰爭有爆發之可能，大起恐慌。所以勞合喬治（Lloyd George）在福音自由教堂（Evangelical Free Churches）第三十八次大會時，主張各處教堂，應該聯合起來，召集一個非常會議，大聲疾呼，趕快設法避免戰事，否則噬臍莫及。現在世界經濟競爭的危險，已達極點，不啻間接在那裏預備着世界的第二次大戰了。』還有諾武德（Dr. Norwood）也在哈羅教堂（Harrow Parish Church）中說：『現在有個黑點，有片烏雲，慢慢兒罩在我們頭上，這便是戰爭的影子。國際聯盟，雖然拚命掙扎，可是對於遠東南美戰事，無法制止，如果巴耳幹再鬧了事，簡直無計可施，真所謂「圖窮而匕首現」了。未來戰爭，含有什麼意義呢？不外毀滅城市，毒害人民，以至於飢荒死亡等等而已。』

總而言之，現在歐洲情形，全部在混亂狀態之中，尤其是德國，一想到便使人夢寢不安。要知道歐洲和平的兩大暗礁：第一是波蘭問題，第二仍像從前一般，是巴耳幹問題。政治方面呢，固然是混亂；財政方面呢，大家也在萬分困難之中，最利害的便是美國，其次為法國。商業及金融方面呢，除日本之外，沒有一處，可算得是繁榮的，因為日本的貨品，漸漸地侵入歐洲及非洲了。歐洲情形如此，至於世界大勢，也有三件事：一為日本之侵略滿洲，一個號稱文明的強國，居然用了如此手段，來占據他國的土地，說來不但可怕，而且使人失望；二為希特勒在德，把持政柄，橫行無忌；三為美國金融上的大紊亂。

現在我們姑不論世界大戰，有無立刻爆發的可能，假定現在爆發了，那末對於經濟財政方面，究竟有何影響？我們要明瞭而不可輕輕放過的，就是歐洲上次大戰所給我們的教訓。大戰以前，各國政府當局，以及普通一般人民的心理，以為戰爭如果發生，歷史上有的是榜樣，戰敗的國家，定要擔負戰事直接間接所受的一切耗費和損失，這種見解，可說是很普遍的。但當時有位諾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是一個『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的人，寫了一本書，叫做大幻